

辨僞叢刊之一

四部正譌

明胡應麟著

顧頡剛校點

四部

辨僞叢刊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書章

三卷

卷

明胡應麟著

顧頡剛校點

樸社出版

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初版（一千冊）

實價大洋三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

胡

應

麟

校點者

顧

頤

剛

出版者

樸

社

印刷者

北

京

書局

南池子飛龍橋十三號

總發行所

樸

社

出版經理部

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

總經售處

景

山

書社

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

四部正譌



序

自從民國九年我和適之、玄同兩先生計畫編印辨僞叢刊以後，我便購得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，把其中四部正譌一種標點好了。歲月遷流，忽忽十載，還是壓在我的書箱裏沒有動。這回到北平來，始抽出三四天工夫，把往年所標點的審查了一過，又到北平圖書館去把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校對了一遍。於今由樸社出版了。

本書作者胡應麟，字元瑞，自號少室山人，又號石羊生，是明代浙江蘭谿縣人，生于嘉靖三十年（辛亥，公元一五五一），卒不詳，只知道在萬歷四十六年（戊午，一六一八）之前。（少室山房類藁爲江湛然所輯，江氏序云，

『適視瑑茲土，而元瑞已騎雲烟去我而游寥廓，』此序作於萬歷戊午。』

他一生的事蹟，因為沒有一篇詳細的傳，所以知道得不多，王世貞雖曾替他做過一篇石羊生傳，但這是他三十八歲時生病，怕早死，所以請王氏做的；實在他的壽有六十多歲呢。類藁是他的文集，而且刻在死後的，當然鉤索得出他的中年以後的行狀，可惜這部書極難覓，各處圖書館都未收藏；適之先生曾于九年前一遇，終以書賈索價太高而脫手了。明史中固然也有他的傳（卷二八七，文苑三，附王世貞傳後），但簡略得可憐。綜合所得的材料，知道他幼年喜爲歌詩，十五歲（嘉靖四四）入縣學，二十六歲（萬歷四）中舉人。久而不第，築室山中，藏書四萬餘卷，手自編次。當他三十八歲時，已著書十八種，一百五十卷；蒐輯書六種，三十六卷；類萃書四種，六百十二卷。（詳目見石羊生傳。）這確是一個驚人的數目！他論詩極佩服王世貞，

所以他列名于王世貞的『末五子』之內。

我常覺得明代的文化是藝術的，詩文，戲劇，書畫，雕刻都有特殊的造就，但在學問方面則無甚精采，既不及宋代人的創闢，又不及清代人的縝密。倘使一定要說出他們的優點，或者還在『博』上。他們讀書的態度並不嚴正，什麼書都要讀，因此他們受正統思想的束縛較輕，敢於發議論，敢於作偽，又敢於辨偽。他們的廣而疏，和清代學者的窄而精，或者有互相調劑的需要。胡應麟生于晚明，在地域上受了他的鄉先達宋濂和王禕的影響（宋籍浦江，王籍義烏，與胡都是金華府人）；在時代上受了他的前輩楊慎和王世貞的影響（楊長胡六十三歲，王長胡二十五歲）。所以他所著的書，所立的說，幾乎完全承這四人之風，而四部正譌一書自是諸子辨和叢錄（王禕著，在王忠文公集中）的繼承者。

這本書的著作，後於諸子辨約一百三十年（諸子辨成于至正一八，——一四五八——四部正譌成于萬歷一四，——一五八六——）把這兩種書比較起來，四部正譌確有比諸子辨進步的地方。第一，宋氏專論諸子，他則擴充其義例，徧及四部，所論書有一百餘種，視宋氏多出了一倍。第二，諸子辨所謂『辨』，乃是辨其『各奮私知而或戾大道』的殊說，其目的欲使『道術咸出于一軌』。這是求善，不是求真；固然裏邊有許多辨僞的話，但只是旁及的，他的目的總在『罷斥百家』，還是董仲舒的心胸。四部正譌則較能客觀，很少衛道的議論，它是以辨僞爲正業的。只要辨僞成了正業，不論它的成績如何，這個方向已是不錯的了！

胡應麟作這本書，目的既是不在衛道而在辨僞，所以他很能把僞書的

性質做分析和綜合的研究。他在叙論裏把偽書分成二十類：

- (1) 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；
- (2) 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感之者；
- (3) 掇古人之事而僞者；
- (4) 挾古人之文而僞者；
- (5) 傳古人之名而僞者；
- (6) 蹈古書之名而僞者；
- (7) 憚于自名而僞者；
- (8) 恥于自名而僞者；
- (9) 襲取于人而僞者；
- (10) 假重于人而僞者；

- (11) 惡其人，僞以禍之者；
- (12) 惡其人，僞以誣之者；
- (13) 本非僞，人託之而僞者；
- (14) 書本僞，人補之而益僞者；
- (15) 僞而非僞者；
- (16) 非僞而實僞者；
- (17) 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；
- (18) 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；
- (19) 本無撰人，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；
- (20) 本有撰人，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。

這樣的在證據方面，心理方面，歷史方面種種繁複的事實中尋出僞書的公

例，確是一種很細密的創作。倘使他能穀用了全力做去，鉤稽參互，使若干部分的僞跡悉受約束於此公例之下，他的成功決可與閭若璩相韻頗。可惜明代的學風務博而荒，淺嘗輒止，他僅僅立了這些條文也就停工了！

至于他審覈僞書的方法，曾在卷末寫出八條：

- (1) 覈之七略以觀其源；
- (2) 覈之羣志以觀其緒；
- (3) 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；
- (4) 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；
- (5) 覈之文以觀其體；
- (6) 覈以事以觀其時；
- (7) 覈之撰者以觀其託；

(8) 覈之傳者以觀其人。

上面說的是造成僞書的種種原因，這裏說的是揭破僞書的種種方法。一件事物，只要能覈知道它的來踪去迹，又有方法去對付它，它即使像孫猴子一樣，有七十二變的本領，也無所逃于如來的一掌了！

這些方法，他雖沒有充分地使用在這本書裏，但他已把作者的環境，文字的本質，傳流的事實，書籍的記載……各方面都想過一想了。他論子華子一條，就是很顯明地使用這個方法的。他對於子華子所立的假設，是：

元豐間越中舉子姓程名本而不得志場屋者所作。

他說明這個假設道：

版出會稽，則越；

文類程試，則舉子；

義取字說，則元豐；

辭多拂鬱，且依託前人，則困於場屋；

思以自見，又慮不能遠傳，故傳於春秋姓同而字相近者；

子華姓字皆有所出，惟名不經見，即撰人名本也。

這樣的層層推勘，實在是駕馭僞書的很好方法。所以他雖沒有對於僞書作成像我們想望中的研究，但很有力量啓發以後的一班學人，使他們向着這條路走了。

他的考證也有錯誤的。例如陳振孫記關尹子，謂『徐藏子禮得於永

嘉孫定，』胡氏因徐藏之名不甚見人稱引，遂謂『藏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咸輩實有其人，或俱子虛烏有，未可知也。』但徐藏是實有其人的。康熙

吳縣志（卷四四）云：

徐藏，字子禮，林子。

（徐林，字稚山，南宋初龍圖閣學士。）

知饒州。

以居吳，去親遠，奏易旁小州，便養。

乾道初，改知江陰軍。

新廟學，刊

書籍……

五年，知秀州。

藏有學，尤善漢隸書。

胡氏說沒有這個人，正與因隋書和唐書中不爲王通立傳，遂有人說『未必有其人』（見諸子辨引一說），是同樣的錯誤。

少室山房筆叢這部書，以前只有一個明代原刻本。清代四庫全書收

了進去，多出一個寫本。

光緒二十二年，廣雅書局又有刻本。

廣雅本與四

庫本同出于原刻，故誤處常常相同。

而且我看得見的這一部文津閣本，鈔

手特別壞，誤文脫文衍文不知凡幾，甚至不可句讀。

又以四庫是官書，凡原

文文理不通順處皆爲改削。如李衛公問對條，廣雅本作：

靖禽蕭銑輔公誦頡利率自守虜，逋逃寇不足當劉寶什一文義有些不順，或有脫誤。四庫本則爲：

靖禽蕭銑輔公誦頡利論其才略之雄黠不足當劉寶什一

通固通矣，而無如非其本真也！其他四庫照例改變的文章，如『孟軻』改爲『孟子』，『足制四夷』改爲『足制遠方』，『導後世人君之欲』改爲『導後世之君臣耶』這類也是很多的。（所以我常覺得影印四庫全書是一件很蠢笨的舉動，徒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許多錯誤的書，實非今日學術界中所應許。）明代原刻本，杭州有（浙江圖書館中仁和王氏寄存書），南京也有（見八千卷樓書目，當在國學圖書館中，）只是北平找不到。沒有法子，凡有疑誤處，可檢原書改正的就改正了，一時不易決定的且得因仍

了它。（我甚疑原刻就已多誤，因廣雅所刻經了三次校對當不至甚誤也。）

胡氏的著作，我們今日所最易見到的，自然是廣雅書局刻的筆叢和詩藪二書。類藁一書，他日或有找到的希望。據明史藝文志，這部書有一百二十卷，其多可知。（適之先生所見的是三十二冊。）在筆叢的他種裏，也有些辨僞的話，將來有暇，再當輯出。

我們讀這些書，自然決不能說他們成功，他們離成功還遠着呢！我們須切實覺悟，真正的辨僞要從今日做起。有了劉知幾，柳宗元們發其源，有了胡應麟，姚際恒們承其流，有了閻若璩，崔述們奠其基，再加上今日思想解放的時勢，夫然後我們可以不容情地把一切高文典冊審查一下。我們事

業的廣大應當什百倍於此，我們工作的困難也應當什百倍於此。倘使我們的成績僅僅能和他們一樣，這已是我們的羞恥；何況還要趕不上他們！何況還要背道而馳！我們把這些評論古書的文字彙集起來，是要一方面表示『飲水思源』的敬意，一方面鼓起『有進無退』的勇氣；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能有這些鑒照是不容易的，一方面又要知道古人的成績原來不過如此而已。

這是我們印行這個辨僞叢刊的一點微誠！

顧頡剛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十五日

四部正譌

引

賸書之叻，叻於西京乎？六籍既焚，衆言淆亂；懸疣附贅，假託實繁。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，班氏九流者，亡慮什之六七。嘻，其甚矣！然率弗傳於世，世故莫得名之。

唐宋以還，賸書代作，作者日傳。大方之家，第以揮之一笑，乃銜奇之夫，往往驟揭而深信之；至或點聖經，廁賢撰，矯前哲，溺後流，厥係非眇淺也。

余不敏，大爲此懼；輒取其彰明較著，抉誣摘僞，列爲一編。後之君子，欲攷正百家，統宗六籍，庶幾嚆矢。即我知我罪，匪所計云。

丙戌春仲月晦識。